

代間的省思 陳長文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

陳長文

各位同學們，大家好：

如果對比東西方對「畢業」一詞的用語，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我們所稱的「畢業」一詞，含有結束的意思，意謂著結束了一段學習的過程。但英文畢業典禮叫做 commencement，則是「開始」的意思，意謂著即將展開新的人生。

我很喜歡後者積極進取的意謂，事實也是如此，表面上各位結束了人生很重要的一個學習階段，但實際上，各位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起始點。一個真正獨立的人生，即將在眼前展開。

可以想像，在這個邁向獨立的時刻，很多同學都會有一種面對不確定未來的戒慎甚至惶惑。要繼續升學？還是找工作？又找不找得到工作？按照常理，我應該針對同學的心情，以過來人的身分，告訴大家如何規畫畢業後的職場或留學生涯、加強自己的專業競爭力，諸如此類比較實用的觀念。

但轉念又想，這些問題雖然重要，卻非核心。而所謂的核心問題應是認識人生，並認識自己應該追求的人生。因此，我想選擇「挫折」與「正直」這兩個觀念，來期勉大家。

挫折，是人生最大的資產與禮物

第一個想要和大家談的觀念是：「挫折，是人生最大的資產與禮物。」大家或許會覺得，不是該談怎麼成功嗎？怎麼先談起了挫折呢？這不是在唱衰大家嗎？不對，這不是唱衰，這是最大的祝福，希望大家畢業之後，能夠先經歷一連串的挫折，因為順境往往造就以後的逆境，只有逆境，才能激發自己的潛力，讓自己認清人生的真諦。

多年前，因為偶然的因緣，認識了罹患進行式肌肉萎縮症的朱仲祥；自幼失去雙親照顧、被醫生判定活不過 20 歲的仲祥，身軀彎縮如同幼兒，喪失行走能力、心肺功能衰竭、呼吸困難，連寫字、按鍵盤都很困難。即便如此，每次看見他，卻總是保持著永遠的開朗，仲祥總是用熱愛生命地口吻說：「只要有呼吸，就有希望！」雖然仲祥在 2001 年離開人世，即便陷入這麼困難的處境，挫折仍沒有打倒他，仲祥精彩地、認真地、盡力地充實了屬於他的 37 年的人生功課。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。他們沒把上天加諸在身體上的障礙，當成自憐自艾的理由，而是調整自己，更平實地活出屬於自己的生活。

如果，這群勇士面對自身如此鉅大的肢體障礙，都能一任無悔地把每一個挫折當成人生功課，用心地去看，絕不放棄、絕不退縮。那麼，我們這群手足俱健的人，又什麼理由在逆境來時俯首稱臣，在挫折面前放棄自我呢？

艾力生耶魯演講：我看見一千個失敗的人

曾經看過一個有趣的演講故事，有一次甲骨文的執行長艾力生（Larry Ellison）應邀到耶魯大學對著一千名畢業生演講，他對著在場的耶魯高材生說：「今天我看著我的前面，並不是看到擁有光明前程的一千個希望，我看到的事實上是一千個失敗的人，我沒有看到一千個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，我看到的是失敗的人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艾力生，世界第二個有錢的人，是大學的退學生，而你們不是。」他接下來說，「比爾蓋茲（Bill Gates）是世界上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有錢的人，他也是個退學生，你們不是，還有一個人叫做艾倫（Paul Allen），是比爾蓋茲合夥人，他是世界第三有錢人，他也是一個休學生，你們不是。」

從表面看，他在畢業典禮的場合講這樣的話似乎非常不適合。可是，各位用心去想，他的本意當然不是如此，他是要告訴我們，學校教育只是給我們一個基礎，我們要認識大學教育的侷限性。透過這段震撼有力的演講，不知道大家能否體會，「挫折」往往代表生命的「轉折」，生命總會在特別的地方轉彎，今時今刻的不順遂，往往是為自己人生一份特別的體驗，乃至於未來的成功埋下伏筆。

我要舉的另一個例子，則是我自己的。兩年多前，我所服務的理律法律事務所經歷了嚴重打擊。一位資深員工捲走了客戶約 30 億的款項。面對這樣重大的打擊，最簡單的選擇，其實是倒閉。但我們想到，事務所裡有 500 位同仁，理律是大家的經濟依靠。而且，我們也必須對客戶負責。我們就想，理律絕不能倒下。於是我們開始了與客戶長達一個月的談判。這期間，幾度瀕臨談判破裂。代表理律和客戶談判賠償事宜的我，當時很能體會春秋時期伍子胥一夜白頭的心情。後來終於達成協議，除了分期償還客戶，更協議將一部分的賠償轉為公益用途，這個協議一出，報紙寫了一篇社論，讚譽理律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刻，仍能想到對社會的公益責任。

兩年多過去，理律撐了過來，而且變得更堅強。我常回頭去想這件事，漸漸發現，那件當時痛心至極的災難，對現在的自己來說，卻是人生最重要的禮物之一。透過那次事件，我有機會更深層地認識人性、反省自己，更深層地思考人生意義，經歷那樣的挫折，會讓自己發現許多不曾想過的盲點。

現在的我，反而很同情那位捲款逃走的同事，他雖然得到 30 億，卻失去了自己。

也許他能永遠逍遙法外，但終究得惶惶惑惑過一輩子，良心的法庭已然審判了他。

說到這裡，我想告訴各位同學的是：包裹在挫折外表下的東西，往往是珍貴的成長禮物。每每看到社會新聞中，許多人因為一時的挫折，自暴自棄、頹然迷思，甚至選擇結束生命，我都覺得很痛心，很多人只看到挫折的表象，就被擊倒了，也就因此失去機會發覺挫折所代表的真正意義。

我們應當追求什麼樣的人生？ 答案是正直

第二個想談的觀念則是，我們應當追求什麼樣的人生，我的答案很簡單：正直。法國大哲學家蒙田曾說：「最美好的事，莫過於正正派派作好一個人；最艱難的學識，莫過於懂得自自然然過好這一生。」

在談這個觀念之前，首先，容我鄭重地代表我們這一個世代，向各位致歉。為什麼要致歉呢？

容我流俗地以總統女婿趙建銘為例，其實，趙建銘犯的錯並不是特例，它反映社會各個層面價值偏差的總集。趙建銘，也不過就是個 30 出頭的年輕人，為什麼會表現出令人無法想像的巨大貪念呢？我相信，他曾經是一張白紙，而這張白紙不是一天之內就變黑的，轉汗的過程，是一連串、長時間的負面養成歷程。

首先，他的家庭教育出了問題。他的父母親並沒有善盡教導之責，但更令人感到沮喪的是，趙建銘出身於一個知識菁英的家庭，父親曾當過學校校長。但這位「一校之長」卻和兒子一起捲涉進不堪聞問的貪瀆風暴中。這位校長，透過負面的身體實踐，等於自幼即灌輸子女以財富為唯一導向，而棄是非判斷於不顧的錯誤人生態度。更令人寒心的是，這樣的「教育」工作者，竟然曾是一位校長。它諷刺地示範了多麼巨大的荒謬。

其次，我們的學校教育也是有問題的。醫學院畢業的趙建銘，以結果論，在求學過程中，已可被歸類為「佼佼者」。但這位佼佼者的學業表現與人格表現，卻可以完全地割裂開來、對立開來。我們的教育體系，顯然只重視「專業的培養」，卻輕忽「人格的培養」，才會出現這種專業與人格割裂的矛盾現象。

其三，我們的社會教育也出了問題。趙建銘因為成為總統女婿，接近權力核心，立心已偏的他，加倍地容易受到權力的誘惑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但當他身邊的人，並沒有表現出與他不同的行為模式，甚至選擇與他同流合汙的時候，他更加沒有機會去檢驗自己行為的偏失。在媒體揭露的許多事證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一個巨

大共犯體的成形，其中牽涉了官員、企業主、醫界人士、律師等等，許許多多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。

這點點滴滴都已顯示趙建銘之非，已非一人之非，而是環繞在他身邊所謂「上流階層」、「權力核心」的集體墮落。

社會中堅沒能捍衛社會價值 我只能說「慚愧！」

各位這一世代的年輕人，其實在某種程度上，正是處在和趙建銘相同的價值環境之中。沒有誠信的總統、接受不當利益的官員、以金錢疏通公務員的商人、對貪腐防杜消極失職的司法機關、以清流自居卻對貪腐噤聲不敢言的意見領袖……。在這巨大的負面氛圍下，要維持「正直」的本心，可以想見，在思想與內心上，要面對多大的挑戰。

而這就是我認為我們這一世代，要向各位這一世代的年輕朋友道歉的緣故。我們這群自詡為「社會中堅」的群體，並沒有好好地捍衛正義與正直的社會價值，讓我們的下一代必須面對極大的誤導。就這一點來說，我只能說：慚愧！慚愧！慚愧！

但另一方面，我要說的是，我們這一世代，也並不全都做了負面示範，還是有許多人，在他能力所及的人生範圍內，盡其本心地經營屬於他的正直人生。仍有不懼立委權威的海關官員、基層員警，忠於職務、堅守崗位；仍有一群新聞工作者，敢於對抗權威，揭發不法；仍有一群大學教授，走出了校園的象牙塔，持續不輟地為挽回社會良知發聲；仍有一群司法人員，敢於向媚諂權力者的風氣，噙言怒語；仍有心繫弱勢，集資集力為社會付出的企業人士……。換言之，這社會即便有負面的逆流在毀傷社會的正直善念，但正面的力量卻從不曾消退。套句李遠哲先生的名言：「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」（雖然這句話現在顯得有點諷刺）。事實上，這個社會向上與向下的力量總是不斷地拉扯著，像是一場拔河賽，向那一方擁靠，就看那一方的力量比較大。換言之，不管是對各位或我們這一個世代來說，要成為什麼樣的力量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選擇操諸在己。所差別者在於，我們這一世代選擇了那一個陣營，多已既定。但各位年輕朋友卻還沒有做出選擇，或者精確地說，還來得及告訴自己、提醒自己，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。這「開始」的第一步，是無比重要的，因為當你選擇正直的第一步，下一步的正直路就容易多了，但若大家選擇的是不正直的第一步，就很容易像趙建銘一樣，一步一步地錯下去，難以回頭。

遇到人生十字路口 我們知道正確的路

伊凡·伊列區的故事，也警示大家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，那就是「慎始」。在電影《女人香》中，奧斯卡影帝艾爾帕西諾飾演一位目盲的退伍軍官，他在片中慷慨地說道：「人生，會遇到無數的十字路口，每一次，我們都知道那條路是正確的，但我們從不選它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正確的路有多難走。」

用這句話來檢視伊凡·伊列區的人生，我相信，每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，他內心其實都知道那一條路是正確的，只是他一再給自己藉口，放任自己選擇那條容易但不正確的路，於是愈走愈錯、愈走愈遠。這樣的情形，也一樣可以用來檢驗前面所提的趙建銘的例子。當面對不正當的利益誘惑，第一次他選擇屈服在利益之下而扭曲應有的正直堅持，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，漸漸地他就愈走愈遠，也錯的愈來愈離譜。各位同學雖然才剛離開校園，程度不同的，其實也已走過好些個十字路口，同學們也該自問：在自己成長與學習階段，走到了各個十字路口之前，做了什麼樣的選擇？趙建銘的例子，又帶給大家什麼警惕呢？

心態尤其是重要的，一旦各位在心態的十字路上錯了這一步，之後的人生路就很難期待了。漸漸地就會讓自己在每一個十字路口畏難擇易、去正取邪，惶惑地虛擲人生，終至不返。對於這最基礎的價值建立，同學們尤其要戒慎恐懼。例如，當各位出社會工作時，如果服務的公司要求自己作假帳，就代表那間公司根本不值得為他工作。雖然當下作出抗拒，會遭到很多的壓力與困難，但那些困難與壓力，將會引導你找到正當的人生方向、正當的工作。

不後悔的人生 關心無助靈魂

最近，我收到了一篇文章，是清華大學教授彭明輝先生寫的「不後悔的人生」。這篇文章引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寫的小說《伊凡·伊列區之死》裡的情節。故事主角伊凡·伊列區直到「死前」，都可以算作「非常成功」，至少是那種他「自以為是」的成功！他做到令人欽羨的高等法院檢察長，有一個人人羨慕的漂亮太太，交往的都是聖彼得堡的上流階級和貴族。他聰明伶俐，善於討好長官，立志要在官場裡出人頭地。出身貧苦的他，平步青雲、財富迅速累積、好不威風得意。

然而，這個「成功」的故事卻急轉而下，有一次當他掛窗簾的時候，竟從梯子跌下，從此臥病不起。臥病後，他才發現，正如他以往一般從沒有關心過別人一樣，身邊沒有一個人真正關心他。

醫生毫不在乎他的疼痛與憂慮，不把他當作一個有感覺有思想的人，只是機械化地用專業角度在處理他的身體。這就像他在法院一貫風格，他只想從專業角度把所有案件冷漠而優雅地處理掉，冷漠到近乎無情與殘酷。

同事知道他遭難後只想打探他遺下的空缺會讓誰升上，像禿鷹一般貪婪地等待著從他的不幸中得到好處。而以前的他也是一隻一模一樣的禿鷹。

不甘於平凡的他，一生都在追求財富、名利以及與眾不同。但直到將死才發現，他從沒有得到過一件與人不同的東西，他從沒留下會讓人銘記在心的功勳，他一生的官運亨通、功成名就，都是只不過是「庸俗至極」的集合。他很想從頭來過。但上天已不再給他第二次機會！

大家會不會擔心自己成為第二個、第三個伊凡·伊列區呢？當臨到了和伊凡·伊列區同樣的最後人生，我們是否能泰然地告訴自己，我對自己的人生無愧？我曾運用我所擁有的力量，造福過自己所處的社會、關心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、體諒過世界各個角落受苦受難的無助靈魂？

紅十字之父獻大愛 身影永留世人心中

接著，我想拿另一個人的例子與伊凡·伊列區作比較，那就是紅十字之父，亨利·杜南先生，這位瑞士銀行家，當他路經蘇法利諾戰場，看到路上哀嚎垂死的士兵，他選擇留下來救傷援苦，這還不夠，他覺得自己一個人能力單薄，遂開始奔走四方，呼籲成立中立的救援組織，而為了獻身於這樣的大愛，他的銀行事業從此一蹶不振，從此落魄潦倒。可是，也因為他的努力卻使得至今傳承逾百年、濟扶無數苦難靈魂的紅十字會，就此誕生。

亨利·杜南剛好和伊凡·伊列區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，當臨到人生的盡頭時，表面上功成名就的伊凡·伊列區，實際上一無所有；表面上一無所有的亨利·杜南，他的身影卻永遠永遠地留在世人的心中。

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伊凡·伊列區，也可以是亨利·杜南。我們選擇當誰呢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生觀，我們的人生才可以無悔呢？我很希望各位同學能認真思考這個問題。

最後，對於這封信，我抱著很深很深的期待。經常在報紙論壇投書的我，其實心中也有很大的挫折、很深的虧欠。相對於像白紙一般的你們，許多現在正掌握著權力，擔當社會中堅的上一代，是應該要感到羞愧的。特別是政治人物，他們一直在做著許多令人痛心、不可思議的負面示範，扭曲了人性、扭曲了正直。經常對這些掌權者針砭疾呼的我，突然間非常的感慨，我想，他們的性格已經固化了吧，這許多的呼籲，都只能是狗吠火車。

這時我想，與其期待這些固化的人改變，也許更該期待還處在液化階段的各位，

謹慎地抉擇人生、對待人生吧，這是我寫這封信的心情。

孔子曾說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在我的人生之路上，所見過真正成功的人士，他們最大的資產就是正直的性格，因為正直，所以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，因為能夠得到別人的信任，才能擁有更多的機會。

所以，我最後要再重複一遍，當一個正直的人，是一切成功的源頭。能接受挫折的洗禮，才能真正地贏得人生！